

短篇小说选

第三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短篇小说选

第三册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主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嘉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475 字数 475,000

1978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000 册

统一书号: 7160·2197 定价: 1.80元

目 录

巴 金

马赛底夜·····	(1)
月夜·····	(16)
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	(25)
沉落·····	(40)

老 舍

黑白李·····	(55)
月牙儿·····	(70)
上任·····	(96)
断魂枪·····	(113)

吴组缃

一千八百担·····	(121)
天下太平·····	(163)

蒋牧良

夜工·····	(189)
懒捐·····	(203)

芦 焚

酒徒····· (215)

期待····· (222)

靳 以

灰晕····· (230)

生存····· (240)

罗 淑

生人妻····· (259)

郑振铎

桂公塘····· (275)

沈从文

丈夫····· (323)

月下小景····· (342)

贵生····· (356)

施蛰存

将军底头····· (377)

沈起予

难民船····· (410)

万迪鹤

达生篇····· (433)

何家槐

出狱..... (476)

葛 琴

总退却..... (485)

周 文

红丸..... (516)

荒 煤

何拐子..... (525)

王西彦

曙..... (540)

欧阳山

七年忌..... (556)

萧 军

樱花..... (569)

军中..... (585)

萧 红

手..... (605)

牛车上..... (621)

端木蕻良

 鸢鹭湖的忧郁..... (632)

舒 群

 没有祖国的孩子..... (643)

白 朗

 生与死..... (663)

马 赛 底 夜

巴 金

马赛底夜。

我到马赛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过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却看见了两个马赛。

宽阔的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衣服的绅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馆，美丽的大公园，壮丽的铜像。我相信我是在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

我在一个大旅馆吃晚饭。我和两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有两个穿着礼服的漂亮侍役招呼着。我们问一句话，他们鞠躬一次。旁边有音乐队在奏乐。我们每个人点了七八十个佛郎的菜，每个人给了十个佛郎的小账。我们从容地走出来，穿着礼服的侍役在后面鞠躬地送着。

我们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样地花了一些时间和一些钱。我们在“多谢”声中走了出来。我们相顾谈笑说：“我们游了马赛了。”心里想毕竟是个大都市。

于是我们离开了马赛，一直到三年以后我一个人才回到这里来。我想马赛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我把时间计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马赛留一夜。我对自己说：“我第一晚上在火车中睡觉，第二晚上就会在海行中的轮船里睡觉。”

然而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我底计算是怎样地错误了。第

一，我一下火车就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引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地方使我觉得我不是在马赛，或者是在另一个马赛。第二，同那新认识的朋友去轮船公司买票，才知道水手今天罢工了，往东方去的船都不开了。至于罢工潮什么时候会解决，办事人回答说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得不住下去了，而且是住在另一个马赛。至于在海行中的轮船里睡觉，那倒成了梦想。

于是我又看见了马赛底夜。

我住的地方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馆，却是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没有穿礼服的侍役在旁边伺候，也没有乐队在旁边奏乐。我们自己伺候自己。

这并不是象纽约唐人街一类的地方，这的确是法国的街道。中国人在这里经营的商店，除我所说的这个饭店外还有一家饭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饭店。至于我在那里吃饭的一家，已经关了门不做生意，我是靠了那新朋友底介绍，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那老板还不肯收我底饭钱。

我每天的时间可以这样地分配着：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在旅馆里，我做着两件事：不是读着一本左拉底小说，就是睡觉，无论在日里或晚上都是一样。在饭店里我也做两件事：不是吃饭，就是听别人说笑话。吃饭的时间很短，听说笑话的时间却长得多。

从旅馆到饭店虽然没有多少路，可是必须经过几条街。我很怕走这几条街，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个原因，不论天晴或下雨路总是滑的，地上还凌乱地堆了些果皮和废弃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个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个人并排着走。有的却是两个人对面就容易碰头的巷子。也有的较宽些，但是常常有些小贩的货车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见胖大的

妇人或瘦弱的姑娘推着货车在那里高声叫卖，也有人提了篮子的。她们卖的大半是菜蔬，水果，和袜子一类的用品。一两次，我遇着卖水果的肥妇来向我兜生意，可是我和她刚把价钱讲好时，她忽然带笑带叫地跑开了。跑的不只她一个，她们全都跑了。街道上自然起了一阵骚乱，但很快地就变得较为宽敞，较为清静了。我很奇怪，我不知道这变化底由来。但不久我却明白了。看见一个警察带着笑容慢慢儿走过来；他装出不知道先前情形的样子。我站着不动。我看见他底背影消失以后那些女人和货车又开始聚集起来。有时候抬起头，我还会看见上面晒着的红的绿的衣服。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不应该忘记说的，就是臭。这几条街底臭我找不到适当的字句来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铺门口摆着臭的死鱼，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着在发酵的垃圾，似乎从来就没有扫干净过。我每天走过，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巾掩了鼻，为的是怕我把新吃进肚里的饭呕吐出来，虽然我偶尔也在街上发见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知道呕吐的事在这些街道上并不罕见，可是我总不愿意这样做。

晚上我常和那个新朋友在这些街道中散步，那个新朋友带笑地警告我：“当心！看别人把你底帽子抢了去！”我知道他底意思。我笑着回答说“不怕”，不过心里总有点胆怯，虽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样会被人抢去。

我们走过一条使我最当心的街道。我看见一些有着玻璃门的房子和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这些门口至少总有一个妇人，大半都是肥妇，也有瘦的，年纪常常是在三十以外。她们同样地把脸涂的又红又白，把嘴唇染得血样地红；她们同样地有着高高凸起的胸部，和那媚人的眼睛。

“先生，来这里罢。”尖锐的，引诱的，带笑的声音从肥妇底

口里向我底脸上飞来。同时我看见她们在向我招手。

“怎么样？去吗？”那朋友嘲弄地低声问我。

我看了那些肥妇一眼，又埋下头来看我自己的身体。我不觉打了一个冷噤，自己害怕起来，便拉了朋友底膀子急急往前面走了，好象怕那些肥妇从后面追来要抢走我底帽子一般。我走过那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时，里面奏着奇异的音乐，我仿佛看见有三四个水手抱着肥妇在那里喝酒，但我也无心去细看了。

“你方才说过不怕，现在怎样了？”我们走出这条街以后，那朋友嘲笑地说。

我这时候觉得放心了，但又开始惭愧起来。

“看你这样子，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姓王的朋友底故事了。”他说着就出声大笑。

“什么故事？”我略带窘状地问他。

“王，你也许会认识他。他底年纪比你大一点，可是身材比你还小。”朋友开始叙述故事，他一面说，一面在笑，但我却没有一点笑的意思。“他是研究文学的。他常常说歌德有过二十几个爱人，他却只有五个，未免太少了。其实他所说的五个，是把给他打扫房间的下女，面包店里的姑娘，肉店里的女店员都算在里面，这些女人和他除了见面时说一声‘日安’外就不曾说过什么话。他说他应该找到更多的爱人，他说应该到妓院里去找。我们每次见面，他总要对我宣传他底到妓院去的主张，他甚至赞美着卖淫制度。然而他只顾说，并不见他实行。我常常嘲笑他。后来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决定要到那里去。我倒有点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没有？”朋友说到这里突然发出了这问话。

“他当然没有去。”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据他的问话

看来，我底这回答是最准确的。

“他如果没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确实去了的，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说。“你没有进过法国妓院，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到了那里。我声明我只是陪伴他来的，我什么事也不要做，我坐在下而等他。于是六七个裸体妇人排成一行，站在我们面前，让王选择。这时候我才看出来王是遇着怎样的困难了。那些妇人都是完全裸体，不穿一件衣服！都有着高大的身材，充实的胸部，肥大的奶子，肥白的肌肉。矮小的王立在她们底面前，简直是一个小孩。他底头只能达到她们底胸部。我看见这情形，看见王底为难的样子，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后来王勉强选定了——这一个的确是身材最小的，但已经比普通的姑娘肥大得可观了。王在下面付了钱，便跟着她上楼。我看见那女人底满身颤动着的肉，不禁同时想到王底身上现露出来的瘦骨头，我开始觉得可怕了。我开始疑惑地问自己道：‘这就是在妓女院里找爱人吗？这就是满足性欲吗？’我在下而等着，有一两个肥妇过来和我开玩笑，要我和她去跳却尔斯顿舞，我连忙谢绝了。不到十分钟，王下楼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走了出去。我惊奇地笑问他道：‘怎么这样快？你至少有一刻钟的权利呢！’他烦恼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对你说。’他于是垂头丧气，不再说一句话。后来我才知道，他花了钱一点事也没有做。”朋友说到这里，便住了口，笑了一声。

“你看这个。”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王今天寄来的，他还提到这件事。”

这时我们走进了大街，便停在一家咖啡店门前去看这封信。

信里有着下面的一段话：

“……近来常常感到性的苦闷，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时爱谈到女人，大家都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可是缺少的东西，却也没法填补。苦闷，我只得耐心去忍受它。现在我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我失败了。你不记得两年前我在马赛干的那件事吗？我当时满心以为到了那里就可以暂时解决我的问题。我有一种幻想。谁知道看见了那里的种种丑恶情形，我的幻想马上破灭了。我和那个肥妇上了楼，进了她底房间，看见洗净了身子。我没有一点热情，我只觉得发抖。她走到我底身边，我也没有一点欲望。我开始厌恶她，或者还怕她。她看见我底这种笨拙的样子，便做出虚伪的媚笑来引动我，但这并没有用。她又做了种种的姿势，然而我的激情已经死了。结果她恨恨地骂了我两句，让我走了。从那里出来，心上带走了无名的悲哀，我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到预期的满足，反而得着了更大的空虚。那个肥妇骂我时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你看，这就是那个以歌德自居的人底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说。

我又想发笑，又想不发笑。我把信折好放在信封里还给他。我忽然想起了我自己先前的情形，我暗地自语道：“如果我去，我也许会闹着同样的笑话罢。”

我们走过一家影戏院。名字似乎很堂皇，可是门面却很小很旧。一个木笼似的卖票亭立在外面。

“这样的电影院你一定没有去过，不可不进去看看。”朋友说着并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去买了票，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个佛郎。

“这样便宜的座价！”我想。我们就进去了。

一切对于我都是新奇。一个小的房间里放了二三十排的长木凳，每排三张，每张可容五六个人。暗淡色的天花板上挂了几盏不很明亮的电灯。对面一张白幕。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每一个人走过，就使地上的不平坦的木板发出叫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和笑语。木凳上已经坐了不少的人。男的戴着便帽，没有领带；女的赤露着手膀。从他们底言语上，态度上都可以知道他们是属于劳动阶级的。

我们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了，因为这一排的三张木凳都空着，而且离银幕较远一点，不会伤害眼睛。似乎有几个女人底粉脸望着我们两个笑，我不去管她们。朋友却把眼睛向四处望，好象在找寻是否有他认识的人在这里面。

在左边的一角里他底眼光忽然定住了。他底脸上现了笑容，他把右手举起来，他在招呼谁。我随他底眼光看去，我看见了两个我见过的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戴着便帽，没有领带，穿了一件半新半旧的西装；面孔却是中国人的，黄黄的脸色，高的颧骨，唇边有几根胡须。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工人，在一只英国轮船上作工，不知怎样右手底大指头被机器完全切断了。他底手医好以后，公司给了他五十镑恤金，就把他辞退了。他便跑到马赛来，预备过些时候再回中国去。我在那饭店里看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女的我也在饭店里遇见过。她是一个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样会流落到马赛来。关于她底事，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儿，就是她和那饭店老板之间似乎有过一种神秘的往来。还有她是属于街头女人一类的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在饭店里的笑谈中间，出多少钱就可以和“安南婆”睡觉的话也是常常可以听见的。她的样于在我看来并不怎么可爱，不过身材却要比较那些肥妇小得许多，她和身材并不高大的断指华工在一起的确相配。而且我知道她

和他在一起，这并不是第一次。

她和他亲密地谈笑着，（我知道她可以说广东话）两个头靠在一起，却时时转过头来望着我们笑。我看见她底黑头发，小眼睛，红白的粉脸，宽厚的红唇，充实的胸膛。她轻佻地笑着，时时敲他底头。她的确是一个街头女人。

“你看那安南婆在招揽下次的生意了。”朋友笑着低声说，把肘在我底身上暗暗一推。

我注意地去看她底面孔，我才看出来她一面在回答那断指华工底话，一面却暗地对一个年青的法国工人做眉眼。

这时候电灯突然熄灭了。

一个佛郎的代价使我接连看了三张长片子。眼暗太疲倦了。灯光一亮，我和那朋友就最先走了出去，并不管我们所认识的那一对男女。

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底夜。

轮船没有开驶的消息。我所知道的是罢工潮逐渐扩大了。许多的货物堆积在马赛，许多的旅客停留在马赛。

马赛凭空添了这许多的人和物，可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变动，也许是有的，不过是陌生的我所不知道罢了。我只看见过一次罢工者底游行。

夜来了，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底夜。在我的眼里，马赛底夜好象是没有终局的了。

那饭店，那街道，那旅馆，那朋友，那影戏院和我生了不能离开的关系。左拉的小说通统读完了，又放回到箱子里面去。我不再读什么书了。

每晚从那饭店出来，我总是跟着那朋友去散步。我们不得经过那一条使我最留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妇照例对我们做出媚笑，说着引诱的话。我已经不再害怕她们了。我差

不多认识了她们，虽然我并不曾挨近过她们，而且她们也不曾走到街心来抢我底帽子。我想这也许是时间还早的缘故罢，因为那朋友坚持着说他曾见过抢帽子的事情。

到了电影开映的时候，我们总要到一家电影院去。每晚上去一家新的电影院，所有马赛底电影院差不多我们都去过了。头等的电影院我们自然也去的，而且用了学生底名义在那里得了半价的优待。常常我们在劳动者中间看了电影出来，第二个晚上又换了比较漂亮的衣服到头等电影院去，坐在绅士和夫人们底中间，受那女侍底殷勤的招待。换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告诉我做的。他有过那样的经验，他曾经在头等电影院里买票受了拒绝。

在小的电影院里，我们常常遇见那断指的华工和安南婆。他们永远是亲密地谈笑着。但同时我们也常常看见那个安南女人一面在回答他的话，一面和别的法国青年做眉眼。不过那华工却并没有看见。我们也不把这事告诉他。我们想做生意的人热心招揽下次的生意，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和那华工渐渐熟悉了，同时和那安南婆也渐渐熟了。我们和他们遇见的地方有时是在电影院，有时是在那饭店，时间总是在夜里。马赛底夜。

另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地在那最小的一家电影院里遇见了安南婆。她和平日一样地和男子头靠着头在谈话，或者轻佻地笑。可是那男子却不是平时和她常在一起的断指华工，而是一个陌生的青年劳动者。那华工底影子我们在全电影院里都找不着。她看见了我们，依旧对我们轻佻地笑，但很快地又把头掉过去和那青年亲密地说话了。

“那安南婆又有了新的主顾了。”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点点头。

“她底手段倒不错!”我说。

“大概是因为便宜的缘故罢。”朋友又扑嗤笑了。

我不能够回答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市价。

隔了一个晚上我们又到那个电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里我又看见了安南婆和她底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望着我们轻佻地笑。我们依旧没有找着那断指华工底影子。

灯光熄了。银幕上现了各种人影。贫困，爱情，战争，死。……于是灯光亮了。

一个人走近我们底身边，我看见这是我们几天不见面的断指华工。那朋友底旁边恰有一个空位，华工便坐了下来。他并不看我们，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底法国青年。这时候她正倚在那青年底怀里和他接吻。她没有时间把头掉开来看我们。

“你为什么这两天又不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又找到了新主顾！”那朋友拍着华工底肩膀说。

华工掉过了瘦脸来看我们。他底面色很憔悴，可是两只眼睛里却射出凶恶的光。平时我看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大概是因为我把他断指的事情看得太重大，以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残废人罢。这时候我却觉得他并不是十分温和的人。

“不错，她又找到新主顾了！她嫌我是一个残废人，我倒要使点手段给她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华工做了凶狠的样子对我们说，声音并不高。

“这又有什么要紧？这是值不得生气的。”朋友带笑地劝慰说。“她们这般人本来是靠皮肉吃饭的。谁有钱就和谁玩。或是你或是他，都是一样。她又不是你的人。”

“你不晓得我待她那样好，她这没有良心的。”华工咬牙切齿地说。“几个月以前法国军队在安南压服了暴动，把那些失

败的叛党逼到一个地方用机关枪通统打死。这样的事三四年前也有过一次。她的哥哥就死在那时候，死在法国军队底枪弹下。现在她却陪法国年青人睡觉了。这个年青人大概不久就会去当兵的，他会被送到安南去，将来也会去杀安南的叛党，恰象别的军人从前杀死她哥哥那样。……”他说不下去了，却捏紧拳头举起来，象要去和谁相打。可是这拳头并没有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头，那大指是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可笑的光光的痕迹。他又把拳头放了下去，好象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似的。我想他从前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然而机器把力量给他取走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华工底话，但我却禁不住要去看那安南婆和她底法国青年底背景。他们是那样地亲密，使我不忍去想象华工所说的种种。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两人中间的生意的关系，我想把他们看作一对恋人。但我过后又记起了一件事。那青年的确很年青，他不久就会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他当然有机会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机会去杀安南的叛党。华工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许她还有一个哥哥，或兄弟，也许这个法国青年将来就会去杀他，这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想着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事情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在那里接吻也是假的，也是幻象，真实的就是这两个人是仇敌。“华工底话完全对，”我暗暗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一想，难道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跑去把那两个人分开，对他们预言那未来的事情吗？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避免那未来的事情的方法？

我起先觉得很苦恼，后来又不禁哑然失笑了。我恍然地记起他们只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是卖主，一个是顾客，关系并不复杂。我这时候才注意地去看银幕，我不知道这张片子已经演到了什么地方。